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五十六回 周日清小心尋聖主 楊長祺請罪謁天顏

話說周日清到了華家，見天子就把龔溫如的話說了一遍，天子又把洪福前來救駕的事說知。日清見洪福果是英雄氣概，兩個談論一番，彼此皆甚投機。次日，天子與日清仍要到金華遊玩，就順道回京。當日晚間，就與鮑龍、郭禮文說明，預備明早動身。郭禮文上前說道：「恩公為小人費了如此心，理應等事平之後酬謝一番，方是道理，為何就急急要去？且此間捉拿甚緊，小人的家小，還恐難居於此地，擬想到別處躲避，恩公此時就走，小人仍是沒命。」說著流下淚來。天子見他如此忠厚，乃道：「你不必愁慮，或已經將你前案註銷，明日包有府縣官員前來尋找謝罪，請你進城，復行開店，我怕牽留難走，所以明早動身，免得耽擱。我實對你說，現在軍機大臣陳宏謀乃是某的老師，浙江巡撫龔溫如，某亦與他同年，他那裡已經有了公事下來，叫嘉興府捉拿訟棍，代你伸冤。你也不必搬往別處，明早就可以進城的。」郭禮文一聽，方轉悲為喜，乃道：「原來是位大老爺，小人有眼無珠，多多得罪。」天子道：「汝等不知，何罪之有？」鮑龍聽說是個京官，格外歡喜道：「在下失散了，既是你老明日要去，我等也不敢強留。但是萍水相逢，竟蒙拔刀相助，此恩此德，沒世難忘，但不知此後可能再見尊顏否？」說著英雄眼內也早流下幾點淚來，大有好漢惜好漢的意思。天子見他如此，乃道：「鮑兄既不忍與某相別，我便寫封書與你進京投遞，博一個大小功名罷。」鮑龍感激不已。洪福在旁聽見鮑龍如此也就高聲說道：「若高老爺能薦人進京，我洪福也求一薦，好讓我與鮑龍一同前去，好有個伴。」天子見他二人皆如此說，乃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今晚就寫信一封，你兩人可先到浙江巡撫衙門投遞，那裡自會招呼，雖你兩人盤川不足，他也可幫助你們的。」說罷，鮑龍與洪福歡喜無限。天子見眾人睡覺之後，在燈下寫了兩道御旨，一著龔溫如打發公差，一同帶他二人進京，路上較有照應。一道是與陳宏謀，著他知會兵部，將洪福用為都司之職，鮑龍著賞給巴圖魯勇號、記名總兵，遇缺即補。兩道意旨寫畢，次日一早起來，就將這兩道聖旨封好，交與鮑龍說道：「你等嘉興府縣來後，將你表弟仍搬到城裡，照舊生意，然後與洪福赴杭城，到撫轅投遞，自可上進。」說畢，二人叩頭拜辭，稱謝不已。郭禮文知款留不住，只得領著妻小，前來叩頭拜謝。華琪也擺了一桌酒席送行，稍盡地主之情。天子與日清見眾人如此實心，也就用了幾杯酒，然後別了眾人，與日清望金華而去。

這裡嘉興府楊長祺，自被天子與鮑龍等人，打傷眾差役，避奔出城以後，次日早間派差添兵出城尋獲，只因那些兵丁未經過大敵，又因個個皆有身家，明知郭禮文家小住在華琪莊上，卻不敢去捉拿。所以一連數日，莊上一點沒事。這日楊長祺又要比差勒限緝獲，忽見外面有人進來稟道：「撫臺大人派了中軍有要緊的公事，前來與大人商議。」楊長祺一聽，甚為詫異，趕忙請進，到了花廳，彼此相見已畢，問道：「撫憲有何要事，煩老兄前來？」那中軍道：「請讓旁人暫退一步，方好談心。」楊長祺疑有機密事，隨即屏退眾人，問道：「撫憲有何見論，請道其詳？」

中軍道：「並非撫憲己事，因貴府人類不齊，嘉興縣又判得糊塗，聖上有旨意到撫憲處，囑令趕速派人前來。」說著就將聖旨並龔溫如文書，一並取出與楊長祺看。楊長祺接了過來，前後看畢，只嚇得面如土色，說道：「臣罪該萬死。」隨即跪了下來，望闕叩頭不止，然後起來向中軍說道：「這事還求老兄在撫憲前成全，請其代奏，只因有責任攸關，不知聖駕親臨，故而如此。現在誰有自請罪名，候旨施行。但郭禮文如此冤枉，周光彩並不稟報，所以未能曉得。現在郭禮文已經出城逃走，只好趕速著人密訪，如天子仍在此地，就可面自請罪。」

說著隨即喊了幾個家丁，叫他不必聲張，趕速到城外訪問，如有實信，飛速前來；一面又叫號房立傳首縣。不多一會，周光彩已到。楊長祺也就將他請到後堂，與撫轅中軍見禮已畢，楊長祺命周光彩坐下，將文書與他看過。自然也是魂飛天外，口稱：「有罪！」當時就將頂戴除了下來，叩頭不止。中軍又說道：「周老爺也太不留心，前日還在省中，胡用威那一案，撫憲也曾說過，天子改易高天賜名號，也該曉得。為何回來，又竟鬧了這步地位，豈非咎由自取？」周光彩更是無言可對，只得自己認過了罪。一日，那打聽的家人，已回來說道：「小人訪得清楚，郭禮文與眾人並未遠去，就在這東門外王家窪地方，有個姓華的人家躲避，離此也不過五六里路，老爺可去不可去呢？」那中軍道：「只怕不知，既知道蹤跡，何能不去？有重罪在身，能當面請罪，聖恩寬大，不予深究，那就可以無事了。」楊長祺道：「大人所說甚是，小弟就立刻前去。」說著起來，與周光彩兩人步行前去。中軍道：「某既到此，也只好陪兩位前去一行，好去銷差。」楊長祺見中軍肯去，甚合己意，就此三人帶了幾個親隨，又將朝服攜著，預備到莊上再穿。由午後走起，到王家窪，已是申牌時分。

到了華琪莊上，楊長祺怕手下親隨說不清楚，自己與周光彩走到裡面，見有一個長工在門口打掃，他就上前問道：「長工你家家主可是姓華麼？」那長工見他是個好似面熟，猶如在哪裡見過的，就是一時想不起來，說道：「這裡果是姓華，你這人找華家誰人？」楊長祺說：「我不找姓華的人，因華家有個朋友住在這裡，姓郭，叫郭禮文，我與他有話說，特地由城裡來見他，請你進去說一聲，說我是嘉興府知府楊長祺，問他天子可在此地，哪裡去了？」那長工聽他說是知府，又問禮文，只嚇得亂科不止的確了下來，說道：「小人不知大老爺前來，求大老爺息怒。」楊長祺見那人甚是忠厚，也就用好言敷衍他道：「你不必如此，我不過前來要見天子，故而問你，曉得不曉得，可快說來。」長工道：「郭大爺與鮑龍、洪福三人俱在此地，惟沒有個天子。」楊長祺見這個人如此，知道不可理解，乃道：「你先進去說一聲，待我見了面自然曉得，斷不為難你便了。」那長工只得奔到裡面，與郭禮文說知，當時鮑龍與洪福聽見，也就著慌道：「怪不得他如此大話，乃是一朝聖主，真是有罪有罪。」

楊長祺見長工久不出來，等得著急，也就一人在外面將朝服穿好，與周光彩走了進去，先向郭禮文問道：「天子現在何處？請帶我一見，說罪臣楊長祺前來面請聖安領罪。」郭禮文見了這樣，格外說不出話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鮑龍究竟在營裡見過的，到了此時，只得上來道：「此地只得一位高天賜老爺，是北京人，前日在城中救了我弟兄，來至此間住了數日，並不知道是位天子，已於昨日早間，到金華去了。」楊長祺見天子已走，且連鮑龍等人皆不知道，心下雖然害怕，料想聖恩浩蕩，似可以不知不罪了，當時就將旨意與天子的文書，說了一遍，然後眾人方知是天子。惟有郭禮文知自己無罪，仍然回家生理，所有案情，一並註銷，仍一面訪獲唆訟之人問罪。嘉興縣心地糊塗，著即行撤任，另委員置理，其餘著毋庸議。鮑龍聽說，也就與郭禮文朝北謝恩。華琪此時亦出來了，個個皆感思不盡，皆說是聖明天子，如此英雄，自然四方太平。

楊長祺見天子已到金華，只得仍與中軍回衙，捉拿唆訟之人問罪，郭禮文家產仍還給開張，各事已畢，中軍仍回省城，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